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五十六回 李飛雄兵下太行山 胡世經力守懷慶府

卻說武三思如此厚待飛雄，次日將銀兩如數取出。飛雄扮作客商模樣，僱了幾輛大車，回轉太行山而去。約期出月初間起事。在路非止一日，這日已到山頭，嘍兵見寨主回來，當即前來，將牲口牽去，銀兩搬上山寨。李飛雄前到聚議廳上坐下，趙林忙上來問道：「大哥都中去過，事情如何舉辦？」李飛雄即將武三思兄弟，並許敬宗所議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然後洗了行塵；又問了山下的買賣，趙林交代已畢。次日李飛雄便將合山的大小頭目，並那嘍兵的花名冊籍，查閱一遍。選出幾個頭目，一名草上飛王懷，一名朱砂記洪亮，一名雙槍手吳猛。這三人馬上步下工夫，皆不在人之下。先命這三人，各帶一萬銀兩，採辦生鐵火藥，並馬匹旗幡之類，限本月辦齊回山。以便打造軍裝。著郭泉、齊霖、陶石、王寶等四人，派為山頭領將，專督嘍兵操演等事，每日施槍放砲，威武非凡。

且說懷慶府離此太行山僅有百里之遙，懷慶太守姓胡名世經，乃是進士出身。其中雖迂拘腐儒，並不與張、武兩家附和，武承嗣等人屢欲想撤他職任，無奈他深得民心，凡有離任消息，總是百姓到巡撫衙門挽留。又值狄公為河南巡撫，知道他的政聲，也就屢次保奏，承嗣諸人，也不能怎樣奈何他。近日聞太行山操兵，隨命人前去打聽，回來說，是廬陵王的黨類，已命李飛雄帶兵入京，以便復奪大位。胡世經吃了一驚，暗道：「這事何能行得？武后雖無道，別人如此而行，還有所藉口，他自己何能彰明較著，欲奪江山。母子分上，如何解說？」一人正是詫異，復又想到：「這裏萬分不實，恐是奸人誣害太子，以假弄真，串出人來，乾出這事，好令武皇信以為實，究罪於他，以便從中篡逆。照此看來，不是張昌宗所為，定是武氏兄弟乾的這事。廬陵王現在房州，彼此相離數千百里，即使他欲復位房州，老臣宿將正敵不少，徐敬業等人已乾過此事，皆非出自他口。他要真意舉行，何不由房州一路而來，反令這強寇。做此大事，此事明是疑案。」一面寫了一封細情，命人星夜往巡撫狄公衙門投遞，請他在京中暗訪，若有人直指太子，好請他面奏朝廷，挽回其事。一面將四門把守得鐵桶相似，以備強人入境。

誰知胡世經在城內防備，李飛雄山上早已將軍械糧草號令旗幡，布置的如火如荼。擇了初一下山，先取懷慶府城，然後相機前進。三日之前，便殺羊宰馬，犒賞三軍。分作四隊，命趙林、王懷、洪亮、吳猛四人統帶行兵。吉日一早，李飛雄披掛整齊，按著軍禮。祭旗已畢，然後拔隊登程，一路之間，浩浩蕩蕩而來，真是旌旗蔽日，刀甲如雲。當日行了五六里，安營下寨，次日一早登程，便向府城進發。

這日胡世經見探馬來報，說戰兵已離城不遠，趕即登城遙望。但見對面如烏雲蓋地相仿，無限的兵馬，向城下而來，當頭一面大旗上書：「廬陵王駕下統領兵馬復國將軍李。」所有的旗旌，均是用的五彩顏色。胡世經看畢，心下實是疑惑，先令人將擗石滾木排列在城頭上。但見賊兵漸走漸近，離城里，紮下營寨。到了下午時分，忽然敵營一聲砲響，當中顯出一匹馬來，為首一員大將，手執大刀，飛至城下，高聲大叫道：「城上軍兵聽了，趕快飛報命太守胡世經前來答話。」胡世經見賊人會話，也就挺身上前，向下說道：「囚賊，汝是何人，敢冒太子之名，興兵作亂，攻犯城池！是誰舉謀，從實供來。本府詳奏朝廷，罪在為首之人，或著可開恩免汝死罪。若是執迷不悟，天下皆皇上赤子，食毛踐土，具有天良，誰敢甘心附逆？誰不知汝是冒名？廬陵王遠在房州，豈有母後登朝，太子奪位之理！這明是奸臣詭計，離間宮廷。本府幼讀詩書，豈不明倫常綱紀。從此速退兵了，休生妄想，這座鐵桶似的城地，汝焉能攻破！」

李飛雄聽了此言，心中大驚不止，暗道：我等在京計議，原想冒名行事，使地方各官信以為實，好飛奏朝廷，以便暗中誣害。誰知初次出兵，便為這胡世經說明破綻，隨後何如前進。現在進退兩難，只得矢口不移，同他再辯論。當時向城上答道：「你既幼讀詩書，為何不明事理？武后姦淫無道，穢亂春宮，殺妹屠兄，弑君鳩母，人神之所共殛，天地之所不容。廬陵王乃高宗長子，天下明君，豈能視母後姦淫，不顧社稷生民之理？只因前次徐敬業用未當之兵，猝致身亡，特命李某統領山寨大兵，入京興復。汝乃唐朝臣子，何故甘事婦人？不開關迎師，已罪在不赦，還以真為偽，抗逆王師。汝既不信，且將通極與汝觀。」說罷身旁再取公文一角，插上箭頭，弓響一聲，向城頭射上。胡世經展開觀了遍，向下罵道：「此乃汝這班逆賊，將駱賓王的討召，依學葫蘆，造成這樣通檄。天下人可欺，欲想欺我胡某，也是登天向日之難，要我開關，非得廬陵王親自前來，方能相信。」說罷命人將擗石滾木打將下來。李飛雄見城上把守得嚴整，真是無隙可乘，當時只得撥馬回營，以便次日攻打。

且說懷慶府城守姓金名城，是個無賴出身，平時與武三思的家奴聯為一氣，魚肉鄉民，不知怎樣逢迎三思，保舉了一個守備。自從狄仁傑進京之後，這班孤群狗黨，不敢再如從前，卻巧懷慶府守備出缺，他便求了武三思，補了此缺。武三思從李飛雄入京以後，知道太行山在懷慶屬下，惟恐胡世經看出奸計，有所阻格，便私下寫了一封書信，命人送至金城。等到兵臨城下，請他見機而行，務必請胡世經通詳具奏，便可成事。金城此時，見胡世經看出偽詔，心下也是吃驚，一人想道：「武三思日前致信於我，命我從中行事，不料他居然料著。無奈這個迂儒，甚為固執，必得此如，方可使他詳奏。」自己想了一會，向著胡世經說道：「大人既知他冒名前來，未將有身本領，何不就此開關，殺他個大敗虧輸，然後申奏朝廷，豈不為美？若緊閉關自守，設或相持日久，糧草空虛，豈不難乎為繼？」胡世經知他是武三思一黨，說此言語，明是誘他開城，好讓賊人進城。當時喝道：「此地乃本府鎮守，戰守自有權衡，可容汝等多言！賊人此來，正想開城會敵，方可以偽亂真，借廬陵王之名，好遂奸賊之計。本府且嚴加防守，星夜命人到房州詢問，如果廬陵王行出這不法之事，他自承認無辭，命我等開關迎接。若不然，他必有回文照復，或命人帶兵前來征剿。那時真偽分明，聖上母子之間，也不至為人讒間。」金城聽了此言，知他是個迂儒，說得出做得到，那時便誤事不淺。當時急道：「大人之言，雖然想得周到，無乃緩不濟急。你看他數萬人馬，如火如荼，不出幾日，定將這城池破失。大人是個文官，固然有革職任處分，未將是個武士，乾戈擾亂，責任較大人尤重。設有不測，悔之晚矣。此事不據實申奏朝廷，請領大兵前來退敵，何能解這重圍？且徐敬業與駱賓王之事，已行之在先，廬陵王既命他兩人與兵犯境，不能勾結李飛雄進取麼？此事毋庸置疑，定是廬陵王指使。我看大人載寒窗，方把結了個進士出身，受了多少辛苦，始為懷慶的太守，若因此事誤了功名，豈不可惜！」

胡世經見他如此辯白，明欲順著這奸計，不禁大怒起來，乃道：「本府為此地的太守，雖由詩書而來，多年辛苦，到了為難之地，也須顧名思義，不能聽那奸臣，信用私黨，欺惑朝廷，致令唐室江山，送與無賴之手。」這番話把個金城說得滿面羞慚，當時說道：「你我文武分曹，不相統屬。你既迂謬固執，某不能隨你而行，這座城池失去。各做各事便了。」當時也不再言了，怒氣衝衝，回衙門而去。竟自起了一道詳文，說廬陵王命李飛雄攻打城池，復取天下，並將偽檄抄錄在上面，連夜命人，飛馬出城，向京中告急；並參胡世經匿情不報，隱與李飛雄勾通一氣，勢向謀反。未有數日，早至都中。先到兵部投遞，請他奏明聖上，火速發兵。

武承嗣因懷義之事，將刑部尚書撤任，未有數月，便補了這兵部尚書。連日正與武三思、許敬宗諸人，盼望懷慶府的報緊，只是未見前來，心下甚是思想。這日接到金城的稟報，拆閱看畢，隨即來三思府中商議了一會，眾人只恨胡世經不肯通稟。武承業道：「此事本應懷慶府通詳巡撫，既是守城有告急文書，我為兵部大臣，也不怕朝廷不肯相信，明日早朝定可分曉。」說畢，回轉自己部內，以便來朝啟奏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